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八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卞粹

粹字玄仁，濟陰宛句人。太康初，爲司空賊曹屬。惠帝卽位，遷尙書郎，超拜右丞封。成陽子，遷右軍將軍。永康初，坐張華免，尋爲左軍將軍。趙王倫，卽爲相國，從事中郎，後拜侍中。中書令。太安二年，爲長沙王，又所害，有集五卷。

王昌前母服議

昌父當莫審之時，而娶後妻，則前妻同之于死，而義不絕。若生相及，而後妻不去，則妾列于前志矣。死而會乎，則同禘于葬，無竝嫡之實，必欲使子孫于沒世之後，追計二母隔絕之時，卽爲竝嫡，則背違死父，追出母亡，議者卽爲禮無前母之服者，可謂卽文害意。愚卽爲母之不親，而服三年，非一，無異于前母也。

晉書禮志中泰康元年賊曹屬

下粹議 案王昌事  
詳前竟陵王琳文

爲皇太孫服議

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若行議已誓不殤則元服之子當  
斬衰三年未誓而殤則雖十九當大功九月誓與未誓其爲升降  
也微斬與大功其爲輕重也遠而今注云諸侯不降嫡殤重嫌于  
無曰大功爲重嫡之服大功爲重嫡之服則雖誓無復有三年之  
理明矣男能奉衛社稷女能奉婦道各曰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  
事故可無殤非孩齒之謂也謂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  
殤服況曰天子之尊爲無服之殤行成人之制邪凡諸宜重之殤  
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

宋書禮志二  
惠帝太安元

年三月皇太孫尙薨  
中書令下粹云云

下壺

壺字望之粹子永嘉中除著作郎襲父爵成陽公尋行廣陵相

元帝鎮江東，召爲從事中郎，出爲明帝東中郎、長史。中興建補太子中庶子，轉散騎常侍，遷太子詹事，轉御史中丞，遷吏部尚書。明帝時，加中軍將軍，封建興縣公。尋遷領軍將軍，領尚書令。復拜右將軍，加給事中，尚書令。成帝卽位，與王導、庾亮輔政，尋解職，拜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蘇峻反，復爲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將軍，尋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假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戰死峻平，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有集二卷。

### 賀老人星表

陛下聖德應乾，嘉瑞屢臻，立象垂耀，老人啟徵，萬壽無疆。魏文類聚卷一

### 奏彈尚書丞郎事

舊丞郎取急及屬出，皆尚有對，使職局不廢。而昨左右二丞及諸皆出，唯次直二郎在役，使有兵火警急，便爲無復行事者。二丞頓

行無印可曰封符疏此之遲慢莫斯之甚

御覽二百十三

奏議王式事

王式繼母前嫁夫終後嫁式父式父終持服葬訖還前夫家前家亦有繼子養至終遂合葬于前夫式爲制出母周服式辭曰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就如其辭必也正名依禮爲無所據若父在與亡臧否有命須顯七出之責則當存時受遺告宗廟而棄之無緣曰絕義之妻雷家制服若式父不及禮義或曰情相許或疾在臨困謬亂聽使去雷自由者此必爲相要曰非禮相要曰非禮則存亡無所得從式宜正之曰禮魏顆父命從其治不從其亂陳乾昔屬其子尊已殉殯二婢子尊已曰非禮不從春秋禮記善之竝曰妾媵猶正曰禮況其母乎禮婦人三從式母于夫事生奉終居喪曰禮非爲既絕之妻及亡制服不爲無義之婦不絕之驗彰于制服自云守節非爲更嫁攷行無絕于夫離絕之斷在夫沒之後夫

之既沒。是其從子之日。而式曰爲出母比。此母曰子出也。卽何曰子出其母。而致使存無所從。曰容居沒無所歸。曰託終也。寄命于他人之門。埋尸于無名之冢。若是式。父亡後。母尋沒于式家。必不曰爲出母明矣。許諾之命一耳。曰爲母于同居之時。至沒于前子之門。而許曰爲母所處不同。而曰爲出母。此爲制離絕于二居。裁出否于義斷離絕之斷。非式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母之生。母繼前子。求去求絕。非禮于後家。還反。又非禮于前門。去不可去。還不可還。則爲無寄之人也。式必內盡匡諫。外極防閑。不絕明矣。何至守不移于至親。略情禮于假繼乎。繼母如母。聖人之教。式爲國士。閨門之內。犯禮違義。開闢未有。于父則無追亡之善。于母則無孝敬之道。存則去。畱自由。亡則合葬。路人可謂生事不曰禮。死葬不曰禮者也。母依前子。非爲更嫁。日月遠近。理有異禮。長子不爲出母服。出繼母尤不應服。式長子也。又母非所生。不應服。坦然而

式乃制服。明前絕無徵違禮莫據。內愧于心。欲言詐眩視聽。託過厚。旨制飾。尋其事情。攷之正禮。義不容恕。式母再嫁。前後俱繼。何茲如此。事受之日。應有過禮之貶。出之者。宜受其大之責。式禮義之闕。發于事親。傷孝敬之道。虧損時教。不可已居人倫。銓正之任。式宜請議。卽下禁止。案侍中司徒臨穎公荀組。敷宣五教。實在任人。而含容違禮。曾不貶黜。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陸曄。淮南大中正散騎侍郎胡弘等。顯執邦論。朝野取信。曾不能率禮正違。崇孝敬之教。竝爲不勝其任。請旨見事免組。曄弘官。大鴻臚。削爵土。廷尉結罪。晉書下壺傳通典九十四太興三年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先嫁有繼子後嫁式父式臨終繼母求去式父許有遺命及式父亡母制服積年後還前繼子家及亡與前夫合葬式追服凋杜夷江泉荀崧蕭輪議皆恕式御史中丞下壺素

奏論樂謨庾怡

時召南陽樂謨爲郡中正。潁川庾怡爲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

就壺奏曰人無非父而生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爲王者無人職不軌物官不立政如此則先聖之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樂廣曰平夷稱庾珉曰忠篤顯受寵聖世身非已有況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戰戎者之父母皆當曰命子不曰處也若順謨父之意則人皆不爲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人皆不爲獄官則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可聽何曰許謨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爲謨曰名父子可曰虧法怡是親戚可曰自專曰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所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曰私廢公絕其表疏曰爲永制

晉書下

羣臣拜皇太子議

明帝太監二年

周禮王后太子不會明禮同于君皆所曰重儲貳異正嫡苟奉之如君不得不拜矣太子若存謙沖故宜答拜臣曰爲皇太子之立



郊告天地正位儲宮豈得同之皇子揖讓而已謂宜稽則漢魏間

朝同拜

晉書禮志下  
道典六十七

周札贈諡議

札石頭之役開門延寇遂使賊敦恣亂札之責也追贈意所未安

懋筵兄弟宜復本位

晉書別  
札傳

拜敬保傅議

臣歷觀紀籍禮經無拜臣之制雖漢成帝拜張禹庸主凡臣不足  
爲範或說師臣友臣師模其道又未見其拜也至于先帝之拜司  
徒導特曰元皇帝與自藩國布衣之交拜在人臣之日故率而不  
改陛下尊訓先典服膺禮中未宜降南面之尊拜北面之臣大教  
有違名體不順事應改正

通典六  
十七

又奏

臣攷先典之極無過于周公而周史無拜敬之禮記稱王者入學

躬拜三老此一朝之敬猶子冠而母拜豈可終身行焉

通典六十七

上賤自陳

壺天性狷狹不能和俗退已情事欲畢志家門亡父往爲中書令時壺蒙大例望門見辟信其所執得不祇就門戶遇禍迸竄易名得存視息私志有素加嬰極難流寄蘭陵爲苟晞所召恐見逼迫依下邳裴盾又見假授思暫之郡規得託身尋蒙見召爲從事中郎豈曰貪榮直欲自致規暫恭命行當乞退屬華軼之難不敢自陳軼既臯懸壺亦嬰病具自歸聞未蒙恕遣世子北征選寵顯望復已無施忝充元佐榮則榮矣實非素懷顧已命重人輕不敢辭憚聞西臺召壺爲尙書郎實欲因此已避賢路未及陳誠奄丁窮罰壺年九歲爲先母弟表所見孤背十二蒙亡母張所見覆育壺已陋賤不能榮親家產屢空養道多闕存無歡娛終不備禮拊心永恨五內抽割于公無效如彼私情艱苦如此實無情顏昧冒榮

進若廢壺一人江北便有傾危之慮壺居事之日功績已隆者誠不得私其身今東中郎岐疑自然神明日茂軍司馬諸參佐並日明德宣力王事壺之去留曾無損益賀循謝端顧景丁琛傅隰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門壺委質二府漸冉五載攷效則不能已彰論心則頻累恭順奈何哀孤之日不見愍恕哉

晉書十壺傳

與溫嶠書

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溫生足下奈此事何吾今所慮是國之大事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羣惡日向朝廷朝廷威力誠拒桓交須接鋒履刃尚不知便可卽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爲外藩任而今恨出足下在外若卿在內俱諫必當相從今內外戒嚴四方有備峻凶狂必無所至耳恐不能使無傷如何

晉書十壺傳

書

足下佳不朝口此二字義作北中郎上獲諸城文墨至便在舍事許改變

子紙下物知此莫勿令一人見也吾今敕書事令不發亟付卿發

發便密令人傳姜作房謂與防通之靈白前化閣

梁桺

桺太康中爲弘農太守徙陽平太守

嶠山路石銘

晉太康三年弘農太守梁桺脩復舊道水經注河水四今出側附路有石銘

劉漢

漢太康中爲尙書郎

議推處劉毅

龍體既蒼雜呂素文意者大晉之行戢武興文之應也而毅乃引

衰世妖異呂疑今之吉祥又呂龍在井爲潛皆失其意潛之爲言

隱而不見今龍彩質明煥示人呂物非潛之謂也毅應推處晉書劉毅

傳時龍見武庫井中百官將賀毅獨表無賀能之禮尙書郎劉漢等議詔不聽

王宮

宮北海人太康中羽林左監元康初爲殿中將軍

爲劉毅請諡疏

中詔曰毅忠允匪躬贈班台司斯誠聖朝考績曰毅著勳之美事也臣謹案諡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今毅功德並立而有號無諡于義不體臣竊曰春秋之事求之諡法主于行而不繼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皆沒而高行不加之諡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銘述所殊臣願聖世舉春秋之遠制改列爵之舊限使夫功行之實不相掩俸則莫不率賴若曰革舊毀制非所倉卒則毅之忠益雖不攻城略地論德進爵亦應在例臣敢惟行甫請周之義謹牒毅功行如右

行書劉毅傳

牽秀

秀字成叔，武邑觀津人。太康中，爲新安令。遷司空，從事中郎。免後，爲司空。張華、長史、惠帝、西幸，進尙書。河間王頤曰：「爲平北將軍，鎮馮翊，爲長史，揚騰所殺。」案：河間王頤傳：東海王越遣督護麋晃伐頤，至鵠，將軍將牽秀距晃，晃傳不同。有集四卷。

相風賦

幽林絕響，巨海息波。文選月賦注

黃帝頌

邈矣黃軒，應天載靈。通幽遠覽，觀象設形。誕敷厥訓，彝倫攸經。德從風流，化與雲征。皇猷允塞，地平天成。爰登方岳，封禪勒成。紛然鳳舉，龍騰太清。遠茲九土，陟彼高冥。民斯攸慕，涕泗沾纓。遐而不墜，式頌德聲。文類聚十二御覽七十九

老子頌

深哉伯陽，誕此靈姿。研精玄奧，幽贊神微。抱質懷素，藎寶藏輝。述

而好古，儀聖作師。周衰道廢，厥猷匪宣。龍潛初九，亢志皓然。於邈高風，德音永傳。

彭祖頌

於休彭公，應運特生。窈神知化，妙物通靈。挹之不沖，滿之不盈。光隱曜，混沌玄清。確乎其操，邈乎其度。含真蕩穢，離俗遺務。託神玄妙，遊心泰素。享年七百，寶降其祚。惠我無疆，倫道作故。

王喬赤松頌

妙哉松喬，稟此殊姿。含精握氣，靈德是綏。藏器華圃，俛首騰飛。齊迹風雲，超遠姿微。乃翔靈墳，鳥像人聲。低徊舊土，眷此平生。惠而不諒，凋我素形。神儀既隕，翻飛而征。遨遊八維，跨騰九冥。應慶因極，與道虛盈。

魏文熱聚七十八

皇甫陶碑

帝命既允，戎政呂闕。

文選諸淵碑文注

索靖

靖字幼安敦煌人州辟別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拜駙馬都尉出爲西域戊己校尉長史擢尚書郎除雁門太守遷魯相又拜酒泉太守惠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元康中大將軍梁王彤召爲左司馬加盪寇將軍遷始平內史及趙王倫篡位應三王義舉召左衛將軍討孫秀有功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太安末拜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游擊將軍拒河間王顥戰死年六十五追贈太常後又贈司空進封安樂亭侯諡曰莊靖有五行三統正驗論二十卷索子晉詩二十卷集三卷

書

七月二十六日具書靖白雖數相聞不解勞倦信至得書悉知棄云宅及計東來言展有期索靖白滄化閣帖三案此帖前尚有

不可句讀故不錄

載妖嬈一帖凡八十二字脫誤



月儀帖

正月具書君白。大蕪布氣。景風微發。願變綬靈。無恙幸甚。隔限遐塗。莫因良話。引領託懷。情過採葛。企佇難將。故及表問。信李庶庶。俱蒙告音。君白。

君白。四表清通。俊乂濯景。山無由皓之隱。朝有二人之盛。斯誠明珠耀光之高會。鸞皇翻翥之良秋也。吾子懷英偉之才。而遇清升之祚。想已天飛奮翼。紫閣使親者有適賴也。君白。

二月具書君白。俠鍾應氣。融風扇物。遙願高宇。使時讚宜。山川攸遠。限日成隔。自我不見。俛仰數年。看塗馳思。言存所親。裁及告懷。悵焉不具。君白。

君白。王路熙和。皇化洋溢。博採英儒。日恢時佐。輦無叩角之怨。門有搢紳之盛。斯乃潛龍逢九五之運。寶玉值卞氏之明。已委蓬室之陋。日安金紫之榮。使親契有拂冠之慶也。君白。



邈信理希寡。談面既闕。音問又疏。傾首延懷。無日不勞。想篤分好。不孤其勲。亦見信憶舊。裁因數字。行人彭彭。俱數相聞。君白。

君白。世清道治。聖化光洽。明于博採。唯賢是務。足下。曰神龍之賈。應景風之求。足陟天閣。而德聞四海。允彼具瞻。副此羣望。竊從草澤。慷慨增願。君白。

九月具書君白。無射改卦。廣莫布氣。氣度涼和。宜時順節。路乖人隔。鸚若天踰。翹首延思。遠莫致之。君子篤好。想齊往分。不勝佇企。飢渴之懷。故書表問。不能暢情。君白。

君白。昔忝同門。濫攀君子。子。曰逸羣之才。當貫三千之首。登堂入室。研道之奧。雖明闢殊品。每亦希顏。至。曰乖隔。孤陋遐外。曠道離友。益。曰牆面。無因之積。曰書所敬。君白。

十月具書君白。應鍾導運。嚴霜稍隆。時變物移。感候增懷。馳心繫想。言存所親。山川路限。不能翻飛。登彼崇丘。逍遙長望。延佇莫及。

思積情疲不勝鬱陶眷然之感裁復白書不悉君白

君白往春執手刻會來秋迎期待面慊然遲想正曰逸驥之迹騁于雲漢之路龍驤天府忘此友信飛沈壺殊何緣言蠟厚爲時節寶愛光儀君白

十一月具書君白黃鍾吐氣凝寒零降溫室重裘和氣養神休宜幸甚歲月飛馳逝不我待闕自別後始忽然踰載望塗延思精誠所感無物不應果口來沉德音彌滿耽翫良翰悟怵愛慰增慨不勝抱感裁因口荅言不具盡君白

君白昔誓秋歸而奄經半載匪我愆期時違書信口口之隆況旨杳密蚩曰逸踰約曰馳騫親愛分隔齊口口寧足下復遠口歧望邪倉卒不具君白

十二月具書君白大呂口度末寒慄烈明德宜時夢想無恙分隔踰年良會乖違感詠蕭艾言存宿好翹翹延領不勝思積裁及白

書不能具悉君白

君白不圖一別便成永隔瞻彼脩路從此乖限情經遲候思興感

物發言存信洩已流墜足下口嚴度同此懷信使知問君白董道廣川

書跋云晉人評書曰索靖比王逸少而歐陽詢至臥碑下近世惟  
淳化官帖中有靖書其後購書四方得月儀十一章今入續帖中  
然于前書亦異李嗣真曰靖有月儀三章觀其趣尙大爲近城  
今月儀不止三章或謂昔人離折然書無斷裂殆唐人臨寫者

草書狀

聖王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生書契是爲科斗鳥篆類物象形象

哲變通意巧茲生損之隸草曰崇簡易百官畢脩事業竝麗蓋草

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蚪螺

或往或還類阿那巨羸形歛奮疊而桓桓及其逸遊肝嚮乍正乍

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窞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

融載其華玄熊對踞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侶乎

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嬈廉苦隨體散布紛

擾擾已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颺相奔趣  
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顛或若  
既往而中顧或若倣儻而不羣或若自檢于常度于是多才之英  
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  
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兩行  
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磔落  
而壯麗姿光潤已粲粲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于  
紈素垂百世之殊觀

晉書索靖傳紈  
文類聚七十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八十四終

全晉文卷八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張載

載字孟陽，安平灌津人。太康中爲著作佐郎，轉太子中舍人。遷樂安相，弘農太守，長沙王。又請爲記室督，拜中書侍郎，復領著作，引疾歸。有集七卷。

濠汜池賦

麗華池之湛淡，開重壤曰停源。激通渠于千金，承瀝洛之長川。挹洪流之汪濊，包素瀨之寒泉。既乃北通醴泉，東入紫宮。左面九市，

右帶閭風。周墉建乎其表，洋波迴乎其中。幽濱傷集，初學記七潛作湧集

流獨注。仰承河漢，吐納雲霧。緣曰采石，殖曰嘉樹。水禽育而萬品，

珍魚產而無數。蒼苔汎濫，脩條垂榦。綠葉覆水，玄蔭珍岸。紅蓮焯而秀出，繁葩葩曰煥爛。游龍躍翼而上征，翔鳳因儀而下觀。想白



日之納光。觀洪暉之皓旰。于是天子乘玉輦。時遨遊。排金門。出千  
秋造綠池。鏡清流。翳華蓋。已逍遙。攬魚釣之所。收織緒。挂而鱸鮓  
來。芳餌沈而饒。鯉浮。豐夥踰于巨壑。信可樂。已忘憂。藝文類  
聚九

敘行賦

歲大荒之孟夏。余將往乎蜀都。脂輕車而秣馬。循路軌。已西徂。朝  
發軔于京宇。夕宿于穀洛。踐有周之舊墟。塊巨荒。已寥廓。讚  
王孫于北門。問九鼎于東郭。實公目之所卜。曷斯土之瀆薄。入函  
谷而長驅。歷新安之鹵阜。行逶迤。已登降。涉二嶠之重阻。經嶽岑  
之險巖。想姬文之避雨。出潼關。已迴逝。仰華岳之崔嵬。勤大禹之  
疏導。豁龍門之洞開。舍子車。已步趾。玩卉木之璀璨。瞻青青之長  
松。蔭肅肅之高柞。緣阻岑之絕崖。踞偏梁之懸閣。石壁立。已切天。  
岌嶙隗其欲落。超陽平而越白水。稍幽巖。已迴深。秉重巒之百層。  
轉木末于九岑。浮雲起于轂下。零雨集于麓林。上昭晰。已清陽。下

杳冥而晝陰聞山鳥之晨鳴聽玄猿之夜吟雖處者之所樂嗟寂  
寞而愁予心造劍閣之崇關路盤曲曰旄藹山崢嶸曰峻狹仰青  
天其如帶兼習坎之重固形東隘曰要害豈乾坤之分域將隔絕  
乎內外藝文類聚二十七

鞞舞賦

并序

蓋曰歌曰詠所曰象德足之蹈之所曰盡情也初學記十五

鞞舞煥而特奏兮冠眾妓而超絕采千戚之遺式兮同數度于二

八初學記十五

手運無方足不及帶輕裾驚飛漂微逾曳初學記十五

羽扇賦

有翔雲之素鳥體自然之至絮飄縞羽于清霄擬妙姿于白雪俯  
濯素于河漢仰晞光于日月雙趾蹶而騰虛六翮揮而風厲于是  
傲世公子倣儻踔躒遺物獨出樂此天爵飛蒲氏之脩蟠榮子余

之纖繳弋翔冥之鷗雞連王子之白鶴裁輕翼曰爲扇發清風于

勁翮濯曰雲精拂曰芝露

二語從御覽十二補上下俱有缺文

若乃搜奇選妙絕色

寡雙鶴質曠鮮玄的點鋒脩短雖異而光彩齊同故易稱可曰爲

儀詩美肅肅之容是曰停之如棲鶴揮之如驚鴻飄纓蕤于軒幌

發輝曜于羣龍夫裂素製圓剖竹爲方五明起于名都九華興于

上京

藝文類聚六十九又見書鈔一百三十四御覽七百六十六

鄙酒賦

惟聖賢之興作貴垂功而不泯嘉康狄之先識亦應天而順人擬  
酒旗于玄象造甘醴曰顛神雖賢愚之同好偕大化之齊均物無  
往而不變獨居舊而彌新經盛衰而無廢歷百代而作珍若乃中  
山冬啟醇酎秋發長安春觀樂浪夏設漂蟻萍布分香酷烈垂嘉  
稱于百代信人神之所悅未聞珍酒出于湘東丕顯于皇都乃潛  
淪于吳邦往逢天地之否運今遭六合之開通播殊美于聖代宣

至味而大同，匪徒法用之窮理，信泉壤之所鍾，故其爲酒也，殊功絕倫。三事旣節，五齊必均，造釀曰秋，告成曰春，備味滋和，體清色清，宜御神志，導氣養形，遺憂消患，適性順情。言之者嘉其美志，味之者棄事忘榮，于是糾合同好，曰遊，曰遊，嘉賓雲會，矩坐四周，設金樽于南楹，酌浮觴，曰旋流，備鮮肴，曰綺錯，進時膳之珍羞，禮儀攸序，是獻是酬，頽頽微發，溢思凱休，德音晏晏，弘此微猷，咸得志，曰自足，願棲遲于一丘，于是歡樂旣洽，日薄西隅，主稱湛露，賓歌驪駒，僕夫整駕，言旋其居，乃憑軾，曰迴軌，騁輕駟于通衢，反衡門，曰隱迹，覽前聖之典謨，感夏禹之防微，悟儀氏之見疏，鑒往事而作戒，罔非酒而惟愆，哀秦穆之旣醉，殲良人而棄賢，嘉衛武之能悔，著屢舞于初筵，察成敗于往古，垂將來于茲篇。

六

藝文類聚七十  
二初學記二十

安石榴賦

有石樞之奇樹，肇結根于西海。仰青春以啟萌，瞻朱夏以發采。揮  
光垂綠，擢餘曜鮮。燦若羣翡俱栖，爛若百枝並然。煥乎郁郁，焜乎  
煌煌。仰映青霄，俯燭蘭堂。侶西極之若木，譬東谷之扶桑。于是天  
迴節移，龍火西夕。流風晨激，行露朝白。紫房既熟，文選潘岳問居賦注作獨熟  
頰膚自拆，剖之則珠散，含之則冰釋。充嘉味于庖籠，極醇酸之滋  
液。上薦清廟之靈，下羞玉堂之客。藝文類聚八十六  
御覽九百七十

瓜賦

羊散虎掌，挂枝蜜筍。或立表丹裏，呈素含紅。豐膚外偉，綠臙內醜。  
甘相夏熟，丹柰含芳。朱李零于桂圃，蒲萄潰于椒牀。雖茲肴之孤  
起，莫斯瓜之允臧。超櫛子于南海，越橘柚于衡陽。若乃檳榔椰實，  
龍眼荔枝，徒曰希珍。難致爲奇，論實比德。孰大于斯。藝文類聚八  
十七御覽九

百六十八又  
九百七十八

平吳頌

聞之前志，堯有丹水之陣，舜有三苗之誅。此聖帝明王，平暴靜亂，未有不用兵而制之也。夫大上成功，非頌不顯，情動于中，非言不彰。猶猶既攘，出車弓興，淮夷既平，江漢用作。斯故先典之明志，不刊之美事。烏可闕歟？遂作頌曰：

上哉仁聖，曰惟皇晉。光澤四表，繼天垂胤。帝道煥于唐堯，義聲邈乎虞舜。蠢爾鯨吳，憑山阻水。肆虐播毒，而作豺虺。菁茅闕而不貢，越裳替其白雉。正九伐之明典，申號令之舊章。布互地之長羅，振天網之脩綱。制征期于一朝，竝箕驅而慕張。爾乃拔丹陽之峻壁，屠西陵之高墉。日不移晷，羣醜率從。望會稽而振鐸，臨吳地而奮旅。眾軍競趨，烽燧具舉。挫其輕銳，走其守禦。魏文類聚五十九

元康頌

開元建號，班德布化。

文選：德延之。宋郊祀歌注。

權論

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哉。故嘗試論之。殷湯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牧野之陣。則呂牙渭濱之釣翁也。若茲之類。不可勝紀。蓋聲發響應。形動影從。時平則才伏。世亂則奇用。豈不信歟。設使秦莽脩三王之法。時致隆平。則漢祖泗上之健吏。光武春陵之俠客耳。況乎附麗者哉。故當其有事也。則足非千里。不入于輿。刃非斬鴻。不藉于鞞。是曰鴛蹇望風而退。頑鈍未試而廢。及其無事也。則牛驥共牢。利鈍齊列。而無長塗犀革。呂決之。此雖朱與瞽者同眼之說也。處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勳。居太平之際。而吐違俗之謀。此猶卻步而登山。鬻章甫于越也。漢文帝見李廣而歎曰。惜子不遇當高祖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故智無所運其籌。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騁其能。辯無所展其說。則頑慧均也。是曰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蜩赤螭。不能無雲而飛。故和璧之在荆山。隋珠

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青骹繁霜，繫于籠中，何已效其撮東郭于轡下也？白豸豹藏于櫺檻，何已知其接垂條于千仞也？屏夫與烏獲訟力，非龍文赤鼎無已明之。蓋蓋政與荆卿爭勇，非彊秦之威孰能辨之。故餓夫庸隸，抱闔屠釣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號者，或有懷顏孟之術，抱伊管之略，沒世而不齒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爲功，無爲之時，難爲名也。若斯湮滅而不稱，曾不足已多說。況夫庸庸之徒，少有不得意者，則自己爲枉伏，莫不飾小辯，立小善，召偶時，結朋黨，聚虛譽，已驅俗進之，無補于時，退之，無損于化，而世主相與雷同，齊口吹而煦之，豈不哀哉！今士循常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閭闕，碌碌然，已取世資。若夫魁梧雋傑，卓犖倣儻之徒，直將伏死嶽岑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至于軒冕黻班之士，苟不能匡化輔政，佐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厚自封之資，豐私家之積，此沐猴



而冠耳尙焉足道哉

晉書張載傳又略見魏文類聚九十五鄧覽九百十

### 劍閣銘

巖巖梁山積石義義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夔北達褒斜狹  
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  
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  
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  
萬夫赴趨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  
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  
匪易憑阻作昏鮮晉書及魏文類聚作渺不敗績公孫既滅劉氏銜璧覆車  
之軌魏文類聚作遺軌無或重迹勒銘山阿敢告梁益文選晉書張載傳魏文類聚七

### 洪池陂銘

開源東注出自城池魚鼈熾殖水鳥盈涯菱藕狎獗稔稻連畦漸  
臺中起列館參差惟水泱泱厥大難訾魏文類聚九

匕首銘

先民造制，戒像惟謹。匕首之設，應速用近。旣不忽備，亦無輕忿。利

匕形彰，功匕道隱。

魏文甄黎六十御覽三百四十六

張協

協字景陽，載弟。辟公府掾，除祕書郎，補華陰令，歷征北從事中郎，入爲中書侍郎，轉河間內史，已亂去官。永嘉初，徵爲黃門侍郎，不就，有集四卷。

洛禊賦

夫何三春之令月，嘉天氣之氤氳。和風穆已，布暘兮。百卉暄而敷芬，川流清泠。已汪濊，原隰蔥翠。已龍鱗，游魚灑潯于淥波。玄鳥鼓翼于高雲，美節慶之動物。悅羣生之樂欣，願新服之初成兮。將禊除于水濱，于是縉紳先生，嘯儔命友，攜朋接黨，冠童八九。主希孔墨，賓慕顏柳。臨崖詠吟，濯足盥手。乃至都人士女，奕奕祁祁。車駕

脚謁充溢中逵粉葩翕習綠阿被瀟振袖生風接衽成幃若夫權  
戚之家豪侈之族采騎齊鑣華輪方轂青蓋雲浮參差相屬集乎  
長洲之浦躍乎洛川之曲遂乃停輿蕙渚稅駕蘭田朱幔虹舒翠  
幙輓連羅樽列爵周呂長筵于是布椒醕薦柔嘉祈休吉調百病  
漱清源呂滌穢兮攬綠藻之織柯浮素卵呂被水灑玄醪于中河  
清哇發于素齒口口口口口水禽爲之駭踊陽侯爲之動波裁  
類聚四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二又一百五十五引五條初學記四  
御覽三十又三百六十八又七百又七百七十五又九百二十八

登北芒賦

陟巒丘之嵬施升逶迤之脩岷迴余車于峻嶺聊送目于四遠靈  
嶽鬱呂造天連岡巖呂蹇產伊洛混而東流帝居赫呂崇顯山川  
汨其常弓萬物化而代轉何天地之難窮悼人生之危淺歎白日  
之西頽兮哀世路之多蹇于是徘徊絕嶺脚踏步趾前瞻南山卻  
闕大岬東眺虎牢西睨熊耳邪互天際旁極萬里莽眈眼呂芒昧

諒羣形之難紀。臨千仞而俯看。侶遊身于雲霓。撫長風以延佇。想  
凌天而舉翮。瞻冠蓋之悠悠。觀商旅之接輅。爾乃地勢窟隆。巨壑  
陂陁。墳隴嶮壘。碁布星羅。松林慘映。日攢列。玄木搜寥。而振柯壯  
漢氏之所營。望五陵之鬼叢。喪亂起而敗壤。僮豎登而作歌。揚文類聚

七  
歸舊賦

苦辭既接。歡言乃周。

文選陶潛讀山海經詩注

玄武館賦

爾乃地勢夷敞。既膏且腴。環以翠林。帶以赤渠。尋厥先之攸基。實  
張氏之舊墟。何魏后之周覽。遂築館而起廬。既號玄武。是曰石樓。  
于是崇墉四匝。豐廈詭譎。爛若丹霞。皎如素雪。璀璨階阡。華瑤四  
垂。接棟連阿。岬嶠參差。朱戶青鋪。幽闥祕闥。于是高樓特起。竦峙  
岩巖。飛甍四注。上縹浮霄。直亭亭以孤立。迎水經注千里之清瀾。

陽扉南啟，陰軒北達。春牖左開，秋牕右豁。仰視雲根，俯臨天末。木

則楸梓夾路，蒼蔚如林。洪幹十圍，脩枝百尋。魏文類聚六十三水經注河水五

天子翱翔郊甸，順時巡省。龍駟騰鏤，羽騎游騁。願流光已接，繼迴

鸞旗而時幸。御覽三百五十八

安石榴賦

攷草木于方志，覽華實于園囿。窮陸產于苞貢，差英奇于若榴。耀

靈葩于三春，綴霜滋于九秋。爾乃飛龍啟節，揚颺扇埃。含和澤已

滋生，鬱敷萌已挺裁。傾柯遠擢，沈根下盤。繁莖蓊密，豐幹林檎。揮

長枝以揚綠，披翠葉以吐丹。流暉俯散，迴葩仰照。爛若百枝並燃，

赫如烽燧，俱燎燄如朝日。晃若龍燭，暗絳采于扶桑。接朱光于若

木，爾乃赫萼挺楛，金牙承粲。蔭佳人之玄鬢，發竊窻之素姿。遊女

一顧傾城，無鹽化爲南威。于是天漢西流，辰角南傾。芳實墜落，月

滿虧盈。爰采爰收，乃剖乃拆。素粒紅液，金房細隔。此二句從初學記補內憐

幽旨含紫，外滄懸日霞赤。柔膚冰潔，凝光玉瑩。灌如冰碎，泣若珠  
漣。合清冷之溫潤，信和神旨理性。藝文類聚八十六初  
學記二十八引兩條

都蔗賦

若乃九秋良朝，玄酎初出。鵬浮華黃，酒飲累白。挫斯蔗而療渴，若  
嗽醴而含蜜。清津滋于紫梨，流液豐于朱橘。擇蘇妙而不逮，何況  
沙棠與椰實。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九百  
七十四大觀本草二十三

七命

沖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運龍盤翫世高蹈。游心于浩然，翫志乎眾  
妙。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于是徇華大夫聞而  
造焉，乃整雲輅，駘飛黃，越奔沙，轍流霜，陵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  
旌拂霄場，軌出蒼琅。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  
巒，顧石室而迴輪。遂適沖漠之所居，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玄。  
溟海渾濩，涌其後。嶰谷岬嶒，張其前。尋竹竦莖，蔭其壑。百籟羣鳴。

籠其山，衝騰發而迴日，飛驟起而麗天。于是登絕巘，遡長風，陳辯惑之辭，命公子于巖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陞迹。生必耀華名于玉牒，沒則勒洪伐于金冊。今公子違世陸沈，避地獨竄，有生之歡滅，資父之義廢，愁洽百年，苦溢千歲，何其促鱗之游汀溼，短羽之棲窮澤。今將榮子曰：天人之大寶，悅子曰：縱性之至娛，窮地而遊，中天而居，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賦，鑽屈轂之狐，解疏屬之拘，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

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鐘呂，吐榦據蒼岑，而孤生既乃瓊巘，峭峻金岸，嶧嶧右當風谷，左臨雲谿，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距實之蹊，搖則峻挺，若邈若嶢，晡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颺，秀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凋，于是構雲梯，陟岬嶽，翦裂竇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華，營匠斲其樸，俗倫均其聲。

器舉樂奏促調高張音則號鐘韻清繞梁追逸響于八風采奇律  
于歸昌啟中黃之少宮發葶收之變商若乃龍火西燼暄氣初收  
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士之徒流宕百罹之疇撫促柱則酸  
鼻揮危弦則涕流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奏綠水吐白雪激楚迴流  
風結悲蕙英之朝露悼望舒之夕缺煒倏爲之擗標媼老爲之嗚  
咽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秣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  
從我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蘭宮祕宇雕堂綺櫳雲屏爛汗瓊壁青蔥應門八襲旋臺  
九重表呂百常之闕圓呂萬雉之墉爾乃嶢榭迎風秀出中天翠  
觀岑青彫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陞陵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影而  
開軒積素炳煥粉拱嵯峨陰虬負檐陽馬承阿錯呂瑤英鏤呂金  
華方疏含秀圓井吐葩重殿疊起交綺對楨幽堂畫密明室夜朗  
焦螟飛而生風尺蠖動而成響乃若目厭常玩體倦帷幄攜公子



而雙游時娛觀于林麓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燭陽葉  
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觀仰折神聽俯采朝蘭遡惠風  
于蘅薄卷椒塗于瑤壇爾乃浮三翼戲中沚潛鯁鯢驚翰起沈絲  
結飛增理挂歸鬪于赤霄之表出華鱗于紫淵之裏然後縱棹隨  
風弭楫乘波吹孤竹拊雲和川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采菱之歌  
歌曰乘鳧舟兮爲水嬉臨芳洲兮拔雲芝樂已忘感游已卒時窮  
夜爲日畢歲爲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公子  
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天疑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動  
密葉晨稀將因氣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  
雲髦啟雄芒駕紅陽之飛鸞摩唐公之鷗鷁屯羽隊于外林縱輕  
翼于中荒爾乃張脩旻布飛羅陵黃岑挂青纒畫長壑已爲限帶  
流谿已爲關既乃內無疏蹊外無漏迹叩鉦數按舉麾贊獲殼金

機馳鳴鏑，翦剛蒙落，勁翮連騎，競驚駢試。齊轍翁忽揮霍，雲迴風  
列，聲動響飛，形移景發。舉戈林鋒，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殲地穴。  
乃有圖文之狎，斑題之縱。鼓蠶風生，怒目電睨。口噉霜刃，足撥飛  
鋒。瓠林蹶后，扣跋幽叢。于是飛黃奮銳，貫石逞伎。盛封豨，博馮豕。  
拉魁離，挫解弛。句爪摧鋸，牙擺濶漫。狼藉傾榛，倒壑殞荷。挂山，偃  
路掩澤，藪爲毛林。隔爲丹薄，于是徹圍頓罔。卷旆收鷲，虞人數獸。  
林衡計鮮，論最鳩勤。息馬韜弦，肴駟連鑣。酒駕方軒，千鍾電酌。萬  
隨星繁，陵阜霑流膏。谿谷厭芳煙，歡極樂殫。迴節而旋，此亦田遊  
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爲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邪谿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鍊鉞  
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  
緘。旣乃流綺星連，浮彩豔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鏗水凝，冰刃  
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關。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

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駟斷浮翮目爲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  
哉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辭燭光駭風胡價兼三  
鄉聲貴一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是曰功冠萬載威曜無窮  
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目從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而  
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  
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稟氣靈淵受精皎月眸矚黑照玄采  
紺發沫如揮紅汗如振血秦青不能識其眾尺方堙不能觀其若  
滅爾乃巾雲軒踐朝霧越春衢整秋御虬螭螭騰麟超龍翥望山  
蕪奔視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  
形塵不暇起浮箭未移再踐千里爾乃踰天垠越地隔過汗漫之  
所不遊躡章亥之所未迹陽鳥爲之頓羽夸父爲之投策斯蓋天  
下之僞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爾乃六禽  
殊珍四膳異肴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爨鼎庖子揮刀味重九  
漣和兼勺藥晨晷露鶴霜鴛黃雀圓案星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躡  
翰音之跖鷓鴣猩唇髦殘象白靈淵之龜萊黃之鮑丹穴之鷄玄  
豹之胎燿曰秋橙醑曰春梅接曰商王之簪承曰帝辛之杯范公  
之鱗出自九溪赫尾丹鯁紫翼青鬣爾乃命支離飛霜鰓紅肌綺  
散素膚雪落婁子之豪不能廁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繁肴  
既闕亦有寒羞商山之果漢泉之棗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芳  
旨萬選承意代奏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滌接  
左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傾巵一朝可曰流湏千日單醪投川可  
使三軍告捷斯人神之所歆羨攬聽之所燁睚也子豈能彊起而  
御之乎公子曰耽爽口之饌甘腊毒之味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  
器雖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啟徵。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  
光宅。其基德也。隆于姬公之處岐。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  
箕之風不能曷。其化雜畢之雲無已。豐其澤。皇道昭煥。帝載緝熙。  
道氣日樂。宣德日詩。效清乎雲官之世。治穆乎鳥紀之時。王猷四  
塞。函夏謐靜。丹冥投鋒。案。晉鈔十五。作丹。青微釋警。御馬于糞車。  
寒收烽。疑此誤。

之轅。銘德于昆吾之鼎。羣氓反素。時文載郁。耕父推畔。魚豎讓陸。  
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六合時豈。巍巍蕩蕩。玄齟巷  
歌。黃髮擊壤。解羲皇之繩。錯陶唐之象。若乃華裔之夷。流芳之銘。  
語不傳于輶軒。地不被于正朔。莫不駁奔稽顙。委質重譯。于時昆  
蛟感惠。無思不擾。苑戲九尾之禽。囿棲三足之鳥。鳴鳳在林。夥于  
黃帝之園。有龍遊淵。盈于孔甲之沼。萬物烟燼。天地交泰。義懷靡  
內。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韋帶。皆象刻于百工。兆發乎靈蒸。摺  
紳濟濟。軒冕藹藹。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言未終。公子蹶

然而與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向子誘我曰聾耳之樂棲我曰鄙家之屋田遊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德而應子至聞皇風載躋時聖道消舉實爲秋摘藻爲春下有可封之人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尋後塵

文選晉書張協傳

白鳩頌

經仁緯義

文選褚淵碑文注

泰阿劍銘

泰阿之劍世載其美淬日清波礪日越砥如玉斯曜若影在水不運自肅率土從軌

藝文類聚六十初學記二十二御覽三百四十四

文身刀銘

寶刀旣成窮理盡妙斂文波迴流光電照

藝文類聚六十初學記二十二

把刀銘

奕奕名金，昆吾遺璞，裁爲把刀，利亞切玉。時文斯偃，含精內燭，威

助雖化，武不可黷。

藝文類聚六十御覽三百四十六

露拍刀銘

露拍在服，威靈遠振，遵養時晦，曜德崇信。

御覽三百四十六

長缺銘

五才竝建，金作明威，長缺陸離，弭凶防逮。素刃霜厲，溢景橫飛。

藝文類聚六十御覽三百四十六

短缺銘

器用多品，詭制殊觀，亦有短缺，清暉載爛。昔在先朝，戢兵靜亂，惟

皇寶之優而弗玩。

藝文類聚六十御覽三百四十六

手戟銘

鏃鏃雄戟，清金練鋼，名配越棘，用過干將。嚴鋒勁校，摘鈎摧芒。

三百五十三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于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八十五終



全晉文卷八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成祭

祭字伯陽泰康中爲侍中轉太常

平樂市賦

惟市之由興自帝炎之所創聚財貨目利用蓋私事之莫尙爾乃巷列千所羅居百族街衢相望連棟接屋則能目語額瞬動頰寒鼻談智于尺寸之間窺窬于分毫之利初學記二十四

太常郭奕諡景議

同諡非嫌號諡者國之大典所曰厲時作敘經天人之遠旨也固雖君父義有所不降及在臣子或曰行纊故能使上下遵德罔有怠荒臣願遠稽聖世同符堯舜行周同諡之禮舍漢魏近制相避之議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見通典一百四

嫂叔服論

嫂應有服作傳者橫曰無服蔣濟引娣姒婦證非其義論云喪服云夫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則專服夫之兄弟固已明矣尊卑相侔服無不服由此論之嫂叔大功可得而從通典九十二

王讚

讚太康中爲太子舍人惠帝時拜侍中永嘉中爲陳留內史加散騎侍郎有集五卷

梨樹頌

并序

太康十年梨樹四枝其條與中枝合生于園圃皇太子令侍臣作頌

嘉木時生瑞我皇祚脩榦外揚隆枝內附翌翌皇儲克光其敬神啟其和人際其盛降自玄圃合體連性時惟令月躬親北林樂在同人如蘭如金木之助應乃同其心同心之生啟自神明在心斯

動于言斯形先民有則稱詩表情惟永作歌言休厥靈文苑英華八十六初

學記二

十八司徒李胤誄見晉書李胤傳亡

遂殷

殷太康中爲尙書令史

乞爲祖母姜還重表

父翔少繼叔父榮榮早終不及持重今祖母姜氏亡主者曰翔後榮從出降之制斷殷爲大功假二十日愚目爲翔既不及榮持重服雖名戶別繼奉養姜故如親子便依降例情制爲輕且殷是翔之嫡子應爲姜之嫡孫乞得依令遺靈去職通典九十六

巨眾

眾武帝時著作佐郎

表

世祖武皇帝擢臣負薪之中授臣著作佐郎典治天下文義數術  
乃撰諸志也

北堂書鈔五十七引后瑞記太安元年  
前著作郎王眾表稱云云

安慮

虛字仲元

使蜀弔孔明

適子之墓冥漠無聲廟堂猶在松柏冬青遐哉逸矣長游幽冥

北堂

書鈔一百二  
引王隱晉書

孫尹

尹字文旌樂安人爲陳雷相遷陽平太守

表復起劉毅

禮凡卑者執勞尊者居逸是順敘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  
詢與毅年齒相近往者同爲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內之職資塗所  
經出處一致今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僚總攝機要舒所統

八為當作人  
為

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曰為劇殺但曰知一州便  
謂不宜累曰碎事于殺太優詢舒大劣若目前聽致仕不宜復與  
遷授位者故光祿大夫鄭表為司空是也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尚可復委曰宰輔之任不可諂曰人倫之論臣竊所未安昔鄭武  
公年過八十人為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殺前為司隸  
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案劾諺曰受堯之誅不能稱堯直臣無  
黨古今所悉是曰汲黯死于淮陽董仲舒裁為諸侯之相而殺獨  
遭聖明不離輦轂當世之士咸曰為榮殺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  
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殺疾惡之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  
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為機閣殺使絕人倫之路也臣  
州茂德惟毅越殺不用則清談倒錯矣晉書劉毅傳司隸舉毅為  
青州大中正尚書曰毅雖

朱則

陳雷相樂安孫尹表  
車致仕不宜勞曰碎務

則會稽相

上書言楊泉

楊泉清操自然，徵聘終不移心。書鈔六十  
三引晉書

甘卓

卓字季思，丹陽人。太康中爲郡主簿，功曹，察孝廉，舉秀才，爲吳王常侍。惠帝時，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爲參軍，出補離狐令，棄官歸。元帝鎮江東，授前鋒都督揚威將軍，歷陽內史，進爵南鄉侯，拜豫章太守，遷湘州刺史，進封于湖侯。中興初，遷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督河北諸軍，鎮襄陽。王敦舉兵，遷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荊州牧，爲周慮所殺。太監中追贈驃騎將軍，諡曰敬。

上疏請不試秀才

答問損益當須博通古今，明達政體，必求諸墳索，乃堪其舉。臣所

忝州往遭寇亂學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餘州策試之由當藉學功謂宜同孝廉例申與期限

晉書廿  
卓傳

周馥

馥字祖宣汝南安成人泰康中爲諸王文學累遷司徒王渾左西屬補尚書郎惠帝時遷司徒左長史吏部郎轉御史中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加冠軍將軍假節徵爲廷尉大駕幸鄴守河南尹遷司隸校尉加散騎常侍假節都督諸軍事代劉準爲鎮東將軍懷帝初召平陳敏功封永寧伯東海王越召之不行尋上書請遷都壽春忤越見攻永嘉五年眾潰憂憤發病卒

上書請遷都壽春

不圖厄運遂至于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輒與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僉言殷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崑函險澀宛都屢敗江漢

多虞于今平夷東南爲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曰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戍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曰享永祚臣謹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憲行使持節監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風馳卽路荆湘江揚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匹曰供大駕令王浚苟晞共平河朔臣等戮力曰啟南路遷都弭寇其計竝得皇輿來巡臣宜轉據江州曰恢王略知無不爲古人所務敢竭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隕猶生之願

晉書周馥傳永嘉四年與長史吳思司馬殷議上言

教

參軍杜夷優遊養素

文選謝宣遠賦馬臺送孔令詩注

周顛

顛字伯仁，複從子。武帝時，襲父浚爵成武侯，拜祕書郎。惠帝時



累遷尚書吏部郎尋爲東海王越子毗鎮軍長史元帝鎮江左  
請爲軍諮祭酒拜寧遠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杜  
弼反出奔豫章召爲揚威將軍兗州刺史未行復爲軍諮祭酒  
轉右長史中興建補吏部尚書坐事免太興初拜太子少傅轉  
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尋代戴淵爲護軍將軍永昌初爲王敦所  
殺明帝時追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康有集二卷

讓太子少傅疏

臣退自循省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止足良難未能守分遂忝  
顯任名位過量不悟天鑒忘臣頑弊乃欲使臣內管銓衡外忝忝  
訓質輕蟬翼事重千鈞此之不可不待識而明矣若臣受負乘之  
責必貽聖朝惟塵之恥俯仰愧懼不知所圖

晉書周顛傳

復肉刑議

復肉刑曰代死誠是聖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通典作復然竊曰爲刑

罰之輕重隨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從輕而寬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死刑而濟之。肉刑平世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妖，習惡之徒，爲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剔鼻，輕其刑罰，使欲爲惡者，輕犯寬刑，蹈罪更眾，是爲輕其刑。呂誘人于罪，殘其身，呂加楚酷也。昔之畏死刑，呂爲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爲犯輕而致困，此則何異斷刑常人，呂爲惡仁邪？受刑者轉廣而爲非者日多，踊貴履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源，不如呂殺止殺，重呂全輕，權小停之，須聖化漸著，兆庶易威之日，徐施行也。

晉書刑法志通

典一百六十八  
尚書周顛等議

周嵩

嵩字仲智，顛弟。元帝爲丞相，引爲參軍，及爲晉王，又拜奉朝請。呂諫稱尊號，忤旨，出爲新安太守。臨發，收付廷尉，尋除廬陵太

守未行拜御史中丞王敦曰爲從事中郎尋遇害敦平追贈大鴻臚有集三卷

止晉王疏

臣聞取天下者常曰無事及其有事不足曰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曰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讓者曰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尊崇號臣謂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恥盡忠言嘉謀之助曰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謙之美推後己之誠然後揖讓曰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不從

晉書周處傳又羅願

新安志九

諫疏忌王導等疏

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賢智之士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樂在其朝故無過任之譏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諛是

曰君臣並隆功格天地近代曰來德廢道衰君懷術曰御臣臣挾利曰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詳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傳說之相高宗申召之輔宣王管仲之佐齊桓衰范之翼晉文或宗師其道垂拱受成委曰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逼已還爲國蠹者也始田氏擅齊王莽篡漢皆藉封土之彊假累世之寵因閭弱之主資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階絕滅之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曰成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爲天人所相而能運其姦計曰濟其不軌者哉光武曰王族奮于閭閻因時之望收攬英奇遂續漢業曰美中興之功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達國體曰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曰權勢其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並曰雄略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俊哲終成功業貽之後嗣未有愆失遺方來之恨者也今王導王廙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于忠素竭誠義曰輔上共隆洪基翼

成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嶼，興復舊物，此亦羣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羯寇未梟，天下蕩蕩，不賓者眾，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宮沈淪，妃后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侶之說，乃更曰危爲安，曰疏易親，放逐舊德，曰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願傷伊管之交，傾魏巍之望，喪如山之功，將令賢知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號令，存亡在寄任，曰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臣兄弟受遇，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于陛下也。古之明王，思聞其過，悟逆旅之言，曰明成敗之由，故採納愚言，曰攷虛實，上爲宗廟無窮之計，下收億兆元元之命，臣不勝憂憤，竭愚曰聞。

晉書周嵩傳

周謨

謨小字阿奴，顓弟。歷仕元帝至明帝時，爲後軍將軍。成帝時，爲少府丹楊尹，侍中，中護軍，封西平侯。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貞。

上疏請周顓贈諡

臣亡兄顓，昔蒙先帝顧眄之施，特垂表啟，臣參戎佐，顓居上列，遂管朝政。竝與羣后共隆中興，仍典選曹，重蒙寵授，忝位師傅，得與陛下揖讓抗禮，恩結特隆。加臣鄙族，結婚帝室，義深任重，庶竭股肱。臣報所受，凶逆所忌，惡直醜正，身陷極禍，忠不忘君，守死善道，有隕無二。顓之云亡，誰不痛心。況臣同生，能不哀結。王敦無君，由來實久。元惡之甚，古今無二。幸賴陛下聖聰神武，故能摧破凶彘，撥亂反正。臣竊區宇，前軍事之際，聖恩不遺，取顓息閔，得充近侍。臣時面啟，欲令閔還襲。臣亡父侯爵，時下壺庾亮竝侍御坐。壺云：「事了當論顯贈。」時未淹久，言猶在耳。至于譙王承、甘卓已蒙清復。

王澄久遠猶在論議況頌忠臣衛主身死王事雖稽紹之不違難  
何召過之至今不開復封加贈褒顯之言不知頌有餘古獨負殊  
恩爲朝廷急于時務不暇論及此臣所已痛心疾首重用哀歎者  
也不勝辛酸冒陳愚款

晉書周  
讓傳

王鈐

鈐

疑當太康中爲博令

案晉書王隱陳郡陳人父鈐歷陽令晉地理志歷陽屬淮南博縣屬泰山博望

屬南陽南足虎爲南陽所獻疑當作博望令

送兩足虎文

般般白虎觀斃荆楚孫吳不送金皇赫怒

梅鼎孫西晉文紀引王隱晉書太康六年

送兩足虎時尙書郎索靖議稱半虎博令王鈐爲文案王隱書

亡于唐末此文唐人未經引見不知龍虎何據也問元占經一百

十六引晉雜事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虎注云干寶曰虎金精南

陽火也金入火則王室亂也又引王隱晉書中宗詔問王隱曰

荆州送兩足虎其欲何爲也隱曰謹案先臣鈐傳大康時獻兩足

虎因作歌詩曰龍鈐意曰晉金行也金在西方其獸爲虎虎有四

足猶國有四方無半勢而又見獲將有懷愍之禍也據占經乃

王鈐作詩非王鈐爲文詩曰爲妖文曰爲瑞當疑姑錄此俟攷

王隱

隱字處叔，銓子。太興初，爲著作郎。太寧初，賜爵平陵鄉侯。呂諤免，有晉書九十三卷，集二十卷。

議向雄事

禮雖云君不君，臣不可已。不臣當爲小惡也。三諫不從，則去不見齒于其君，則不敢立其朝。至如仲子稱人，呂國士遇我，我呂國士報之。人呂凡人遇我，我呂凡人報之。此猶輕于戎首，則可逢而避之。至死不往可也。雄無詔救，逢避未可非也。通典九十九

白征西大將軍論復肉刑

夫政未可立，則思制度。全育民命，富國強兵，叛盜之屬，斷肢而已。是好生惡殺，叛盜皆死，是好殺惡生也。斷肢若謂之酷，截頭更不謂之虐。何其乖哉。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也。蠻夷猾夏，則臬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制其本也。自古多人，猶惜民命，得已禦



民下民  
字衍

寇況今千不遺一，益宜存在。自伐大賊，今若得改之，則歲所活數萬，殺亦如之。若此千載，生各數萬，斲肢之後，隨而使役，不失民。民不乏用，富國強兵，此之謂也。御覽六百四十  
八引王隱晉書

筆銘

初學記  
作筆賦

豈作其筆，必免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

藝文類聚五十八  
初學記二十二

郭太機

太機，河南人。

果賦

杏或冬而實。

御覽九百  
六十八

陸沖

沖，爲揚州從事，有集二卷。

風賦

爰太玄之遐始，惟浮沈之剖分。詳乾坤之至德，莫風氣之獨尊。配

無形于大象，化萬品于烟燼，釋疑憫于黃壤，降霈澤于蒼元，生無常域，潛無定棲，擢味聚發，尋虛散歸，肆六合，召騁遊，括毫毛而徘徊，引沈性于未萌，挫登形于已就，宣剛柔之流化，導四體之靈候，若乃祝融司節，炎精赫奕，斂朱唇而長嘯，承音響而來薄，猥煥爛，召盈扉，洌纏繚，召結幕，九域蕩搖，區宇揮霍，拔文類聚一

盧無忌

無忌，范陽人，太康中爲太子洗馬，出爲汲令。

太公呂望表

齊大公呂望者，此縣人也。口口口口失其口口，大晉受命，口口口口四海一統，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玄襪，召立于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于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訓之曰：而

名爲望乎。荅曰：唯名望。文王曰：吾如有所于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曰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歸。曰爲卿士。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攷年數，蓋壽百一十餘歲。先秦滅學而藏于丘墓，天下平泰而發其潛書。口口所出正在斯邑，豈皇天所曰章明先哲著其名號，光于百代，垂示無窮者矣。于是太公之裔孫范陽盧无忌，自太子洗馬來爲汲令，般谿之下，舊有壇場，口今墮廢荒而不治，乃畚之碩儒，訪諸朝吏，僉曰：爲太公功施于民，曰勞定國，口之典祀，所宜不替，且其山也能興雲雨，財用所出，遂脩復舊祀，口名計偕，口口勒，口口曰章顯烈，俾萬載之後，有所稱述。其辭曰：

於鑠我祖，時惟太公。當殷之末，口德口通。上帝有命，曰錫周邦。公及文王，二夢惟同。上帝口命，若時登庸。遂作心膂，寅亮天工。肆伐大商，克威厥功。建國胙土，俾侯于東。奮乎百世，聲烈彌洪。般谿之

山明靈所託，升雲降雨，為膏為澤，水旱癘疫，是禳是禱，來方禳祀，莫敢不敬，報曰介福，惠我百姓，天地和舒，四氣通正，災害不作，民無夭命，嘉生蕃殖，口口遠進，迄用康年，稼穡茂盛，凡我邦域，永世受慶，春秋匪解，無口茲令，太康十年三月丙寅朔十九日甲申造。

碑拓本

陳總

總，太康末，遷殿中侍御史，惠帝時，為西夷校尉，永康元年，趙廢

反遇害。

奉詔詣終南山請雨文

巖嶽大石，佐岳通理，含滋吐潤，惠我四海。初學記五，九引王隱晉書

步熊

熊字叔罷，陽平發干人，目卜簽名，後為成都王穎所辟，穎敗坐

誅。

答東哲問

東哲問嫡子爲出母無服母爲子有何服步熊答但爲父後故不得服耳母爲之服周嫡子雖不服外祖猶爲服總麻也通典八十九

東哲問曰繼母嫁從服當立廬不步熊答曰父卒繼母嫁如母居應倚廬通典八十九

東哲問曰有父母喪遭外總麻喪往奔不步熊答曰不得也若外祖父母喪非嫡子可往若姑姊妹喪嫡庶皆宜往奔也通典九十七

東哲問步熊熊答曰禮已除不追耳未除當追服五月通典九十七小功不服稅

東哲問步熊曰三年喪不葬五年後復葬當練不熊答曰禮云練祥之間必異月與此同也通典一百三

答問

問妻死更娶爲前妻父母服不答此皆徒從服耳所從亡則已不

服也

通典九十五

劉世明

世明爵里未詳

案通典下條稱東晉徐處期問張憑則世明爲西晉人

荅陳氏問

陳氏問劉世明曰其餘曰麻終月數者注云謂芻親不指言芻子當除也然人皆分斷之于意不耳劉荅云父謂芻子爲庶子庶子不謂父爲庶父也父得卑其庶子而降之庶子不得降其父也然子之于親體同服等非芻親之謂也喪服大功章女子之嫁者降伯叔父母及姑姊妹注謂此芻親而經無降父之文明芻子及女雖不承嫡猶非芻親也故記云兄弟之喪內除親喪外除外除者謂由外設備已散其哀也故靈柩未安則服不變服不變則哀未衰未衰之喪不可卒除也然則未葬而除自謂芻親得曰麻終者耳

又問久而不葬，葬後幾月日便可除。世人有踰月者，有既虞便除者，夫改葬猶三月乃除，情爲不輕于改葬也。若應三月乃除者，廬帳亦當三月乃毀，復有先後邪。荅曰：記云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注云：謂練祥也。葬月虞，明月練，又明月祥。記此亦得三月，不爲輕于改葬也。禮虞而柱楣翦屏，練而毀廬，居聖室，祥而庶禫而牀。今此虞及練祥雖爲局促，猶追償其事。若在異月，已其本異歲也。練祥之服，變除之宜，宜如其節也。

又問云：三年而後葬，及父在爲母過期乃葬，亦當復日中反虞安神位與不。荅云：凡久而不葬，則包諸過葬節者也。爲母既周，亦爲久而不葬矣。夫虞所已安神也。葬者動棺舉柩，新離常處，懼鬼神無所依歸，所已將窆之間，奠于墓左，成壙而歸，虞于殯宮，不忍一日未有歸也。今久而不葬，棺槨動移，鬼神不安，無已爲異。練祥皆追，此亦宜然。又記云：葬日虞是明文也。毀除之節，在士虞禮練而

後遷廟不復在殯今此既葬明月練亦當曰其月遷廟

通典一百三

仲長敖

敖爵里未詳有集二卷

覈性賦

趙荀卿著書言人性之惡弟子李斯韓非願而相謂曰夫子之言性惡當矣未詳才之善否何如願聞其說荀卿曰天地之間兆族羅列同稟氣質無有區別裸蟲三百人最爲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僞迭相嚼齧總而言之少堯多桀但見商鞅不聞段契父子兄弟殊情異計君臣朋友志乖怨結鄰國鄉黨務相吞噬臺隸僮豎唯盜唯竊而從背違意與口戾言如飴蜜心如蠻厲未知勝負便相陵蔑正路莫踐竟赴邪轍利害交爭豈顧憲制懷仁抱義祇受其斃周孔徒勞名教虛設蠢爾一桀智不相絕推此而談孰癡孰黠法術之士能不喋論仰則扼腕俯則攘袂荀卿之言未



終韓非越席起舞李斯擊節長歌其辭曰形生有極嗜欲莫限達  
鼻耳開口眼納眾惡距羣善方寸地九折坂爲人作嶮易俄頃成  
此蹇多謝悠悠子悟之亦不晚

藏文類聚二十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萬岡王誠藻校刊

全晉文卷八十六終

全晉文卷八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東哲

哲字廣微，陽平元城人。張華召爲掾，華爲司空，復召爲賊曹屬。轉著作佐郎，遷博士，再遷尙書郎。趙王倫輔政，請爲記室，辭疾歸。有發蒙記一卷，集七卷。

貧家賦

余遭家之憾軻，嬰六極之困屯。恆勤身已勞思，丁飢寒之苦辛。無原憲之厚德，有斯民之下貧。愁鬱煩而難處，且羅縷而自陳。有漏狹之單屋，不蔽覆而受塵。唯曲壁之常在，時弛落而壓頰。食草葉而不飽，常嗷嗷于膳珍。欲恚怒而無益，徒拂鬱而獨嘖。蒙乾坤之徧覆，庶無財而有仁。涉孟夏之季月，迄仲冬之堅冰。稍前蹙而窮迫，無衣褐以蔽身。還趨牀而無被，手狂攘而妄牽。何長夜之難曉。

心咨嗟，已怨天。債家至而相敦，乃取東而償西，行乞貸而無處退。

顧影已自憐，街賣業而難售。遂前至于饑年，舉短柄之口掘。

此句從御覽

覽七百六十二補

執偏鑿之漏網。

此句從御覽七百五十七補

煮黃當之草萊，作汪洋

之羹饌。釜遲鈍而難沸，薪鬱紕而不然。至日中而不孰，心苦苦而

飢懸。丈夫慨于堂上，妻妾歎于窻間。悲風噉于左側，小兒啼于右

邊。魏文類聚三十五初學記十八

讀書賦

耽道先生，澹泊閒居。藻練精神，呼吸清虛。抗志雲表，戰形陋廬。垂帷帳，已隱几。被紈扇而讀書，抑揚嘈囋。或疾或徐，優游蘊藉。亦卷亦舒，頌卷耳。則忠臣喜，詠蓼莪則孝子悲。稱碩鼠則貪民去，唱白駒而賢士歸。是故重華詠詩已終已，仲尼讀易于終身。原憲潛吟而忘賤，顏回精勤已輕俗。倪寬口誦而芸耨，買臣行吟而負薪。聖賢其猶孳孳，況中才與小人。魏文類聚五十五



惟百里之置吏，各區別而異曹，攷治民之賤職，美莫當乎勸農。專一里之權，擅百家之勢，及至青幡禁乎游惰，田賦度乎頃畝，與奪在己，良薄澆口，受饒在于肥腴，得力在于美酒。若場功畢，租輸至，錄社長，召閭師，條牒所領，注列名諱，則雞豚爭下，壺榼橫至，遂乃定一呂爲十，拘五呂爲二，蓋由熱啖紆其腹，而杜康啞其胃。載文類聚

六十

乃有老開舊猥，欺狹難覺，時雖被考，不過校督，歌對圖圖，笑向桎

梏。御覽六

餅賦

禮仲春之月，天子食麥而朝事之筵，煮麥爲饘，內則諸饌，不說餅。然則雖云食麥，而未有餅，餅之作也，其來近矣。若夫安乾，極妝之倫，豚耳狗舌之屬，劍帶案盛，倍餽髓燭，或名生于里巷，或法出乎殊俗。三春之初，陰陽交際，寒氣既消，溫不至熱，于時享宴，則曼頭

宜設吳回司方純陽布暘服緇飲水隨陰而涼此時爲餅莫若薄  
北商風旣厲大火西移烏獸毳毛樹木疏枝肴饌尚溫則起溲可  
施玄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成口外充虛解戰湯餅爲最  
然皆用之有時所適者便苟錯其次則不能斯善其可已通冬達  
夏終歲常施四時從用無所不宜惟牢丸乎爾乃重羅之麩塵飛  
雪白膠黏筋韌膈滯柔澤肉則羊膈豕脅脂膚相半鑿若繩首珠  
連磔散薑株蔥本荖口切判口口剉末椒蘭是畔和鹽漉豉攪合  
糲亂于是火盛湯涌猛氣蒸作攘衣振裳捩擗拊搏麵彌離于指  
端手縈回而交錯紛紛馭馭星分霞落籠無迸肉餅無流麩姝媮  
咧救薄而不綻鬻鬻和和膿色外見弱如春絲白如秋練氣勃鬱  
呂揚布香飛散而遠遍行人失涎于下風童僕空嚼而斜眦擊器  
者咤唇立侍者乾咽爾乃濯呂玄醢鈔呂象箸伸要虎丈叩膝偏  
據築案財投而輒盡庖人參潭而促遽手未及換增禮復至脣齒

既調口習咽利三籠之後轉更有次

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藝文類聚七十二初學記二十六

御覽八

百六十

奏薦王璞

郡吏王璞初入朝唯冀聖鑒垂采知其絕常耳其可使當戶牖之

對意三公氣萬乘也

北堂書鈔

廣田農議

伏見詔書曰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曰審嘉穀此誠有  
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日天時不愆二曰  
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霖霖之潤秋繁滂沱之惠水  
旱失中雩禳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畛于原隰勤蔗  
養于中田猶不足曰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曰計生人力  
可曰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  
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

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猶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已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閒。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已爲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于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已充其地。使馬牛猪羊。斲草于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于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騶駟在坳。史克所已頌。魯僖御馬務田。老氏所已稱有道。豈利之所已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汙水停滯。人不墾植。閱其國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爲難。寫兩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于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已詳當今之計。荆揚兗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已其雲雨生于春。雨多稔生于決泄。不必望朝。隳而黃潦。臻。崇山川而



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案呂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遷西州呂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呂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呂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

晉書來  
循傳

孫爲庶祖持重議

經云臣服君之祖周此君爲祖三年也是祖有廢疾不襲統也然則有爵可傳身不主祭與庶子何異而孫服斬義例昭然大宗之地皆稱祖立廟而自爲其子孫所奉卽所謂小宗之緒主其祖父之祀豈可自同祚孫不服三年哉

通典八  
十八

避諱議

元康七年詔書稱咸寧元年詔下尊諱風伯雨師皆爲訓詁又公官文書吏人上事稱引經書者復多迴避使大義不明諸經傳咸

言天神星宿帝王稱號皆不得變易本文但省事言語臨時訓避而已

通典一百四

案風伯之名所由來遠其在漢魏固已有之非晉氏避諱始造此號也若曰異于周禮宜當改則今國家行事神物稱號近代不皆率古蓋亦簡易曰從仍舊隨時之制不足悉變唯兩師之名實由避諱宜如舊稱

通典一百四

九品議

員外侍郎及給事冗從皆是帝室茂親或貴遊子弟若悉從高品則非本意若精鄉議則必有損

御覽二百二十一引束皙集

高祿壇石議

石在壇上蓋主道也夫未詳其置之故而欲必其可除之理理不可然案郊祀志秦漢不祀高祿漢武帝五子傳武帝晚得太子始爲立祿其事未之能審許慎五經異義云山陽民祭皆曰石爲主

然則石之爲主由來尙矣。其此象矣。而祭禮龜策祭器弊則埋之而改置新石。今破則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收集破石積之故處。于禮無依。于事不肅。愚所未安也。隋書禮儀志二通典五十五御壇上石破爲二

賊曹屬東哲議

荅汲冢竹書釋難書

其後子夏仲尼之徒傳業西河人疑其聖。初學記二十一

立居釋

束皙間居門人竝侍。方下帷深譚。隱几而吟。含毫散藻。攷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尙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已贊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已君子。屈已伸道。不恥干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已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已陳烹割之說。齊客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脩藝。巍然山峙。潛朗通微。

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聘鑽立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  
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閤匱辭價泥蟠深處永散琳瑯  
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邦有道而反脣武識彼迷  
此愚竊不取若乃士曰援登進必待求附勢之黨橫權則林藪之  
彥不抽丹墀步紉袴之童東野遺白頭之叟盍亦因子都而事博  
陸憑鵠首曰涉洪流蹈翠雲曰駭逸龍振光耀曰驚沈鱗徒屈蟠  
于培井眇天路而不游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爲乎祕巨且歲不我  
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讖悔遲而忘  
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能登海濱而抑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  
歸之日徒曰曲畏爲桔儒學自桎囚大道于環堵苦形骸于蓬室  
豈若託身權戚憑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  
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太階平贊五教而玉繩直執若茹藿滄蔬  
終身自匿哉東子曰居吾將導爾曰君子之道諭爾曰出處之事

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一既啟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  
晝戢羽族翔林蠖蛄赴溼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  
榮已巖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  
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呂宣道巢由洗  
耳已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誰劣誰優何  
必貪與二人爲羣而恥爲七人之疇乎且道賤而通士不同趣吾  
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眴夫何權威  
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亦作朝遊魏峩  
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已衛己禍不可  
已豫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  
政于匣笥之龜譬官者于郊廟之猿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  
于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  
紘備整主無騶肆之怒臣無蓬纓之誦上下相安率禮從道朝養

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曰忠。逃寵祿可曰順。保且夫進  
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  
志也。蓋無爲可曰解天下之紛。澹泊可曰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  
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迴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  
意之立。干木臥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  
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爲芳。谷底之菴爲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鳥  
不假甲于龜。魚不假足于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羨齊景之富。恥  
布衣曰肆志。寔文裘而拖繡。且能約其躬。則僇石之稿。曰豐。苟肆  
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  
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曰訓世。守寂泊。曰鎮俗。偶鄭老于海隅。  
匹嚴叟于僻蜀。且世曰太虛。爲輿玄鑪。爲肆神游。莫競之林。心存  
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貪。收躁務  
之所棄。雍聖籍之荒蕪。總羣言之一至。全素履于丘園。背纓綬而

長逸請子課吾業于千載無聽吾言于今日也。

晉書東晉傳

補亡詩序

序曰：哲與同業時人肆脩鄉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首樂取節闕而不備，于是遙想既往，思存在昔，補著其文，曰綴舊制。

文選補亡詩注

失題

零露垂林，非綴鏡之飾。薄冰凝池，非登廟之寶。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二御覽十二引

東晉集

必將採素璧于層山，探圓珠于重泉也。

員外郎皆帝室茂親，貴游子弟。

北堂書鈔

弔蕭孟恩文

東海蕭惠字孟恩者，父昔為御史，與哲先君同僚。孟恩及哲，日夕同遊，分義蚤著。孟恩夫婦皆亡，門無立嗣。哲時有伯母從兄之憂。

未得自往致文一篇，曰：「其魂，詳脩薄奠，其文曰：」

舊友人陽平東督，謹請同業生李察、奉脯脩一束、麥糲一器，曰：「致祠于處士蕭生之墓，曰：嗚呼哀哉！精爽遐登，形骸幽匿，有邪亡邪，莫之能測，敬薦薄饋，魂兮來食。」孟恩、孟恩，豈猶我識？」御覽四百十

甲衛巨山文

元康元年，楚王瑋矯詔舉兵，害太保衛公及公四子三孫，公世子黃門郎巨山與哲有交好，時自本郡來赴其喪，作弔文一篇，曰：「告其樞曰：」

同志舊友，陽平東督，頃聞飛虎肆暴，竊矯皇制，禍集于子，宗祊幾滅，越自冀方，來赴來祭，遙望子弟，銘旌蔽立，既闕子庭，其殞盈十，徘徊感慟，載號載泣，斂袂升階，子不我揖，引袂授祛，子不我執，哀哉魂兮，于馬廄集。」御覽五百九十六

發蒙記總論王肅聖證論



春夏封諸侯

月令所紀非一王之制凡稱古者無遠近之限未知夏封諸侯何代之典秋祭田邑夏乎殷乎而王據月令曰非祭統鄭宗祭統而疑月令無乃俱未通哉莫若通目三代說兩氏而不俱一也

通典七十

一引東晉總論

嫁娶時月

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迎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日得時失時爲褻貶何限于仲春季秋曰相非哉夫春秋舉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故春狩于邱書時禮也夏城中丘書不時也此人間小事猶書得時失時况婚姻人倫端始禮之大者不讖得時失時不善者邪若婚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于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于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

仲春伯姬歸于紀。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三傳不譏。何哉。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古定候也。又案桃夭篇。敘美婚姻。曰時。蓋謂壯盛之時。而非口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盛壯。壯非爲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實其實。之子于歸。此豈在仲春之月乎。又標有梅三章。注曰。夏之向晚。迨冰未泮。正月。曰前。草蟲嚶嚶。末秋之時。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時。然詠各異矣。周禮曰。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蓋一切相配合之時。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曰告君。齋戒。曰告鬼神。若常人必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卻。何復日月。曰告君乎。夫冠婚。筭嫁。男女之節。冠。曰二十爲限。而無春秋之期。筭。曰嫁而設。不曰日月爲斷。何獨嫁娶當繫于時月乎。王肅云。婚姻始于季秋。止于仲春。不言春。不可曰嫁也。而馬昭多引春秋。曰爲之證。反詩相難。錯矣。兩家俱失。

義皆不通。通年聽婚。蓋古正禮也。

通典五十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八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賀循

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吳中書令劭子。太康中，國相丁乂請爲五官掾，刺史稽喜舉秀才。除陽羨令，後爲武康令。惠帝時，召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轉侍御史。辭疾去。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元帝承制，召爲軍諮祭酒。建武初，拜太常。及踐阼，拜太子太傅，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大興二年卒。贈司空。諡曰穆。有喪服譜一卷，喪服要記十卷，集二十卷。

上表言車騎大將軍未葬，不應作鼓吹。

鼓吹之興，雖本爲軍之凱樂，有金革之音。于宮庭發明大節，且此爲感與樂實同。案禮于貴臣比卒，哭不舉樂。今車騎未葬，不宜作

也。通典一百四十七

上言諸經宜分置博士

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麻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況今學義甚積不可令一人總之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博士三人其餘別經置一人合八人

通典五十三

上尚書定父子生離服制

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于不存心憂居素蓋出人情非官制所裁也右丞蔡謨則奔喪禮有除喪而後歸則未有奔除服之文也宜申明告下若直據東關之事非聖人所行恐不足已釋疑也

通典九十六

禮奔喪除而後歸者自謂喪葬如禮限于君命者耳若屍靈不收葬禮不成則在家與在遠俱不得除也況或必須求覓已其喪禮

引字當從  
謨下則

待已而成者耶。若別曰爲義未足，曰服人心也。直曰禍難未銷，不可終身居服，故隨時立制，爲之義斷，使依東園故事，大將軍上車，謂可從也。

通典九十  
人循重議

荅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

魏氏增損漢樂，曰爲一代之禮。未審大晉樂名，所曰爲異，遭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曰鐘律，文之曰五聲，詠之于歌詞，陳之于舞列，宮縣在下，琴瑟在堂，人音迭奏，雅樂並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氏曰來，依放此禮，自造新詩而已。舊京荒廢，今旣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則于今難曰意言。

宋書樂志一九

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菡荅。

荅尚書符問藉田應躬祠先農不

漢儀無正，有至尊，應自祭之文。然則周禮王者祭，四望則禘，曷祭社稷五祀，則綸冕。曰此不爲無親祭之義也。宜立兩儀注。

晉書禮志上

頴川豫章廟主不毀議

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曰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曰聖德冲遠，未便改舊，茲如此禮，通所未論。是曰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禮，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苟親，同爲一世，而上毀二爲一世，今曰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人，復毀頴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況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頴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盡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小于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于懷惠，俱是兄

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爲廟中恆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于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于七之舊例也。又議者曰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威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曰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曰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足于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于王氏從禰曰上至于高祖親廟四世高祖曰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曰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爲廟中之親惟



從高祖曰下無復高祖曰上二世之祖于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缺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于一王定禮所闕不少

晉書賈循傳

追尊琅邪恭王爲皇考議

案禮子不敢曰己爵加父

晉書賈循傳

禮典之義子不敢曰己爵加其父號

宋書禮志四

追諡周處議

處履德清方才量高出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察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案諡法執德不回曰孝

晉書周處傳

廣昌鄉君喪停冬至小會議

案古者臣義重雖曰至尊之義降而無服三月之內猶錫紼曰居不接吉事故春秋晉大夫智悼子未葬平公作樂杜蕢讓之感宜

詔書宜爲定制。

丁潭爲琅邪王哀終喪議

禮天子諸侯俱曰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禮威則竝全其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諸侯不行三年。至于臣爲君服亦宜。曰君爲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爲君斬衰既葬而除。曰令文言之。明諸侯不曰三年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則臣子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爲之再祭練祥。曰大功之服主人三年喪者也。苟謂諸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曰尊令制若當遠迹三代。今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論。

晉書丁潭傳潭爲琅邪王哀郎冲令

會哀死潭上書請終喪賀循議

嗣新蔡王滔不得還嗣章武議

章武新蔡俱承一國不絕之統義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後俯親案滔既已被命為人後矣必須無復兄弟本國已絕然後得還所生今兄弟在遠不得言無道理雖阻復非絕域且鮮卑恭命信使不絕自宜詔下遼東依劉羣盧諶等例發遣令還繼嗣本封謂滔今未得便委離所後也晉書安平王孚孫河間王洪傳洛陽陷章武王混諸子皆沒于胡而小子滔初嗣新蔡王確亦與其兄俱沒後得南還與新蔡太妃不協太興二年上疏曰兄弟並沒在遼東章武國絕宜還所生太妃訟之事下太常太常

弟兄不合繼位昭穆議

建武中尚書符云武皇帝崩遷征西府君惠皇帝崩遷章郡府君懷帝入廟當遷潁川府君賀循議古者帝各異廟廟之有室呂象常居未有二帝共處之義也如惠懷二主兄弟同位于禘祫之禮會于太祖自應同列異坐而正昭穆至于常居之室不可曰尊卑

之分義不可駮故也。昔魯夏父弗忌躋僖公于閔上，春秋謂之逆祀。僖公閔之庶兄，閔公先立，嘗爲君臣故也。左氏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懷帝之在，惠帝代居藩積年，君臣之分也。正位東宮，父子之義也。雖同歸昭穆尊卑之分，與閔僖不異，共室褻黷，非殊尊卑之禮。曰古義論之，愚謂未必如有司所列惠帝之崩，當曰遷章郡府君，又曰懷帝入廟，當遷潁川府君，此是兩帝兄弟各遷一祖也。又主之迭毀，曰代爲正，下代既升，則上代稍遷，代序之義也。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得兼毀二廟，禮之常例也。又殷之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曰弟不繼兄故也。既非所繼，則廟應別立。由此言之，是惠帝應別立，上祖宜兼遷也。故漢之光武不入成帝之廟，而上繼元帝，義取于此。今惠懷二帝不得不上居太廟，潁川未遷，見位餘八，非祀之常，不得于七室之外，假立

一神位

通典五十一

又議

殷人六廟比有兄弟四人襲爲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案殷紀成湯曰下至于帝乙父子兄弟相繼爲君合十二代而正代唯六易乾鑿度曰殷帝乙六代王也曰此言之明不數兄弟爲正代

通典五十一

遭難未葬入廟議

懷帝梓宮未反遭時之難故事非常不得曰常禮自拘宜曰時入大廟修祭祀之禮

通典五十一懷帝蒙塵崩于平陽梓宮未反京師元帝立廟之時欲遷入廟喪已過三年太常

賀循

在喪者不祭議

禮在喪者不祭祭吉事故也其義不但施于生人亦祖禰之情同其哀感故云于死者無服則祭也令人若有服祭祀如故吉凶相

于非禮意也

通典五十二

出後子爲本親服議

案喪服制曰爲人後者爲兄弟降一等報于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時人論者多曰爲後者子孫皆計本親而降意所不安或曰嫡子不爲人後者直謂己嫡不曰出後當曰支子耳無明于後者之子見捨本親何曰言不得爲人後邪荅曰五服之制其屬有六一去本繫曰名爲正名正則男女有別上下不悖若假之曰號者則輕其權定之曰名者則尊其統故曰有嫡子者無嫡孫何爲言無正曰不得名之不得名之則卑其服若得名之則重其制此之有無尊卑之宜則是彼之後者嫡庶之例也至于庶子爲後稱名不言孝爲墀而祭曰其尚有一志不專故也其子則定名而處廟曰爲援情可制此義宜悖故也豈非顧木有己復統有節哉或曰所後在五服之外父制周年而已無服疏親戚之恩非先賢之意也荅曰何爲其然禮有節權恩義相厚爲所生無絕道其餘皆宜權

業通典室字  
作財

制也。夫初出後者，離至親之側，爲別宗之胄，闕晨昏之勸，廢終養之道。顧復之恩，靡報罔極之情，莫伸。義雖從于爲後，恩實降于本親。故有一降之差，若能專心所繼，後者之子上有所承，于今爲同室之密。顧本有異門之疏，若曰父服，輒當後者。至于生不及祖父，母諸昆弟，父有重制而已無服。又出母齊衰而杖，其子又不從服。今出後者，于父母乃爲不杖之周，恐其子不得反重也。禮失于煩，故約曰取通。是曰後者之子，出母之孫，其禮闕而不載。生在他邦，父已不稅其義，幽而不彰。旣曰不疑父之出母，何獨嫌疑別宗之祖耶？服之所降，其品有四：君大夫曰尊降，公子大夫之子曰厭降，公之昆弟曰有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嫁者曰出降，四降之名，同止一身。出之者子，豈當獨曰爲傳代稱乎？生長于外，不得言出，猶繼父未嘗同居，不爲異也。又報父出乎誠，是居已稠役，子曰父爲疇，則之所天在此，初出情親，故不奪其親，而與其降，承出之後，義

業通典作  
又父報出字  
誠是疏已  
稠彼  
則下之字  
業作知

漸輕疏而絕其恩，絕其恩者，曰一其心，其心一則所後親所後親，則祭祀敬，祭祀敬則宗廟嚴，宗廟嚴則社稷重，重社稷，曰尊百姓，齋一身，曰肅家道，此殆聖人之意也。通典九十六

師弟子相爲服議

如朋友之禮，異者雖出行，猶經所曰尊師也。案禮記夫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于是門人廬于墓所，心喪三年，蓋師徒之恩重也。無服者，謂無正喪之服也。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注曰爲師也。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矣。通典一百一

琅邪世子諡議

諡者，所曰表功行之目也。故古者未居成人之年，及名位未備者，皆不作諡也。是曰周靈王太子聰，哲明智，年過成童，亡猶無諡。春秋諸侯卽位之年，稱子，踰年稱君，稱子而卒，皆無諡，名未成也。未



成爲君既無君諡時見稱子復無子諡明俱未得也唯晉之申生  
曰仁孝遭命年過成人晉人悼之故特爲諡諸國無例也及至漢  
代雖遵茲義過于古禮然亦未有未踰年之君而立諡也殤沖二  
帝皆已踰年方立諡案哀沖太孫各曰幼齡立諡不必依古然皆  
卽位臨官正名承重與諸下定君臣之義尊成體具事無所屈且  
天下之名至重體其尊者亦宜殊禮故隨時定制有立諡之事也  
琅邪世子雖正體乎上生而全貴適可明嫡統之義未足定爲諡  
之證也通典一百四琅邪世子未周而卒大司農表琅  
邪世子降君一等宜諡哀愍太常賀循云云

賤

日夜憂懷慷慨發憤

文選齊安陸王碑  
注引滅禁緒晉書

報虞預書論楊方

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于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  
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耶問處舊黨之

中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菜之特苗鹵田之善秀委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爲世英位爲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爲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于賈豎郭林宗成龐德公于畝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晉書

楊方傳虞預曰方所爲文示循循報書

荅王導善論虞廟

漢光武于屬曰元帝爲父故于昭穆之敘使居成帝之位而遷成帝之主于長安高廟今聖上于惠帝爲兄弟亦當居惠帝之位而上繼武帝惠帝亦宜別廟則虞妃廟位當曰此定通典四十七

孝

愚曰尊王既當天之正統而未盡震居之極稱既名稱未極更于事宜爲難或謂可立別廟使進退無犯意謂曰尊意所重施于今宜如有可爾理若全尊尊備昭穆既正則俯從定位亦無拘小別

然非常禮無所取準于名則未滿于禮則變常竊曰戴所斟酌于人情爲未安通典四十七

與王導書

世祖武皇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既七而有楊元后之神時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諡于太廟八室才協案元皇后于太廟東陰室中安神主不增立一室通典四十八

荅王導書

愚謂告四祖之廟而行蜀書劉先主初封漢王時羣臣共奏上勳德承旨卽位今雖事不正同然議可方論通典五十五

又荅王導書

古禮及漢氏之初皆帝帝異廟卽位大事謁于太祖故晉文朝于武宮漢文謁于高廟也至光武之後唯有高宗兩廟而已祖宗兩廟昭穆皆共堂別室魏晉依之亦唯立一廟則一廟之中苟在未

毀恐有事之日不得偏有不告然人不詳太廟定議不敢必據欲  
依古禮唯告宣帝一廟今意曰祖宗非一但太廟合共事與古異  
不得曰古禮爲斷通典五十五

荅尚書符問

尚書符問太常賀循太廟制度南向七室北向陰室復有七帝后  
應共處七室中當別處陰室循上曰謹案后配尊于帝神主所  
居同太室通典四十八

循又案漢儀藏主于室中西牆壁中。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  
座于墀下。禮天子達嚮者牖也。謂夾戶之窗。古者帝后異廟。今者  
共堂別室。制度不同。疑室戶亦異。又案古禮神主皆盛以石函。余  
薦籍文不備見。通典四十八

荅訪琅邪敬后改神主

琅邪王妃敬后前薨。而王後纂統。追加諡號。改神主。訪賀循云。琅

郊典祠令孫文立議使者奉主及册命詣中閣中人受取入內易著石函中故主留于廟閣新主出廟國官拜送如文議則非于行廟受册循蒼曰崇諡敬后宜立行廟曰主后之號有加常尊輕重不同則宜禮有變故既立行廟則常主宜出居座位臨加册諡而竝易曰新主則主宜還埋故廟兩階之間通典四十八

蒼傳純難

傳純難曰案雜記本文已在小功則得冠在大功不得冠也鄭氏云已大功卒哭曰冠與本文不同何耶又要記不見已冠不知已冠當在何條賀循蒼曰禮云大功小功之末可曰冠娶道父子爲嫌但施于子不施于己故下言已雖小功者已與子亦同也俱同則大功之末已可曰冠曰理推之正自應爾非爲與本文不同要記不見已冠直是文句脫耳通典五十六

蒼傳純問改葬服

鄭玄云三月者曰親視尸柩故三月曰序其餘懷但遲速不可限故不在三月章也王氏虞畢而除且無正文鄭得從重故要記從之

荅傳純問

傳純問賀循曰要記云庶兄弟既死之後各自爲一宗之祖其嫡繼之各爲大宗此是大傳所謂別子爲祖者也然則別子有十便爲十祖宗也而母弟之後獨無大宗母弟本重而後輕庶弟本輕而後重其義可乎又王氏曰別子爲祖諸侯母弟則不盡爲祖也杜氏曰爲始封之君別子一人爲祖二家不同願問其說荅曰君之母弟與羣庶兄弟爲別子之後俱爲大宗而難云母弟之後獨無大宗不審此義何所承乎曰僕所言母弟爲宗不應有疑則本輕後重之難無所施也又案禮別子爲祖不限前後此爲每公之子皆別子也則魯之三桓鄭之七族盡其人矣王杜二義不同者

二儒通識不應有誤。倘所言者自有所施，不見其文，淺學所見，謂如上義。傳又問曰：大傳云：其士大夫之嫡公子之宗道也。請解之。答曰：士大夫者，謂庶昆弟之在位也。其士大夫之嫡者，謂公子之子孫。各祖其別子。大宗之道，又由此而成。故重言公子之宗道也。

通典七

十三

各庾亮問

庾亮問賀循曰：案禮宗子之服，傳代不遷，所曰重其統也。是曰祖宗之正不易，則本枝昭穆歷代而不亂。此立宗之大旨也。然則士大夫及諸侯事于典禮者，服宗之義，便應相放矣。而禮祖宗之文，唯著諸侯別子不列卿大夫之制，不審此由。諸侯君其族人，族人不得宗其君，故祖宗之制，指爲此歟。自卿大夫以下，與其宗黨無君臣之懸，則宗黨統有常嫡，服宗有成例，故不得別著其制也。將由卿大夫位卑，則宗服之制，厭宗嫡，無不遷服，紀止五族，故不復

別見其義也。今既無士大夫依諸侯別子之明文，又不見無得立宗之定制，而頃者自來，諸私服于宗嫡者，無服者則制總，有服者無加，又不詳此爲各目，非開國代封之家，故避謙而不敢私重其宗，邪將此之由，自有所承，願告旨要，答曰：禮宗子之義，所曰明本祖之正統，紀百代而不紊者也。而宗之義委曲著見者，多在別子，非卿大夫之文，偏不詳悉，服之致疑，有如來旨，然舊義雖非別子起于是，邦而爲大夫者，便爲大宗，其嫡繼之，亦百代不遷。禮記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君解曰：太祖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其義也。此謂起于是，國威德特興，爲一宗之始者也。如此，則百代不遷，統族序親及族人服之，皆宜如別子之宗也。又宗子之服，雖在絕族，皆齊緘。三月代衰，禮替，敦之者少。吳中略無此服，中士總而不齋，其所由來，自致政教凌遲，人情漸慢，非謂大夫位卑，或曰非代封爲嫌也。

通典七十三



答羊祖延問

羊祖延問曰外生車騎婦先遭車騎喪斬縗服也後遭母喪齊縗服也禮爲兩制服有所變易耶案曾子問曰君喪已殯臣有父母喪歸家殷事卽往應依此不往服何服家服何服賀彥先答曰禮女子適人服夫三年而降其父母傳曰不貳斬既不貳斬則不得捨其所重服其所降有分明矣國妃有車騎斬縗之服宜曰包母齊縗無兩服之義唯初奔當有母初喪之服曰明本親之恩成服之日故宜反斬縗之服此輕重之義也又禮君不厭臣君旣殯又有父母之喪與君俱三年故有歸家之義而猶云有君喪者不敢私服何除之有曰此言之雖君父兩服當其兼喪曰君縗爲主而不曰已私服爲重也

通典九十七

答韓剡問

韓剡問賀循曰案傳純曰鄭氏謂改葬三月而除王氏曰旣虞爲

節改葬之神在廟久矣不應復虞見府君所答唯云宜三月謂王氏爲短鄭爲長而不答應虞之義此爲應虞否也循答曰凡移葬者必先設祭告墓而開冢從墓至墓皆設奠如將葬朝廟之禮意亦有疑既設奠于墓所曰終其事必爾者雖非正虞亦侶虞之一隅也但不得如常虞還祭殯宮耳故不甚非王氏但不許其便除然禮無正文是曰不明言也

通典一百一

### 防墓論

防是舊墓也夫子葬又新其墳故謂之修非墓崩後之言也墳新兩甚故積毀積毀故悵悵不應耳所曰言不修墓者言由已修之故倒毀也

通典一百三

### 祭儀

祭曰首時及臘歲凡五祭將祭前期十日散齋不御不樂不弔前三日沐浴改服居于齋室不交外事不食葷辛靜志虚心思親之

存及祭施位。牲大夫少牢。士曰特豕。祭前之夕及腊。鼎陳于門外。主人卽位西面。宗人袒告充。主人視殺于門外。主婦視饔于西堂下。設洗于阼階東南。酒醴饌于房戶。牲皆體解。平明設几筵。東面爲神位。進食乃祝。祝乃酌奠。拜祝訖。拜退西面立。少頃酌醕醴一獻畢。拜受酢。飲畢拜。婦亞獻。薦棗栗。受酢如主人。其次長賓三獻。亦曰燔。從如主人。次及兄弟。獻始進俎。庶羞。眾賓兄弟行酬一徧而止。徹神俎羹飯爲賓食。食物如祭。如俊畢。酌醕一周。止。佐徹神饋饌于室中西北隅。曰爲厭祭。既設。閉牖戶。宗人告畢。賓乃退。凡明日將祭。今夕宿賓。祭日。主人羣子孫宗人祝史皆詣廳事西面立。曰北爲上。有薦新在四時。仲月。大夫士有田者。既祭而又薦。無田者薦而不祭。禮貴勝財。不尚苟豐。貧而不逮。無疑于降。大夫降視土。士從庶人可也。又不及飯。菽飲水皆足致敬。無害于孝。通世

宗義

古者諸侯之別子及起于是邦爲大夫者皆有百代祀之謂之太祖太祖之代則爲大宗宗之本統故也其支子勿親非太祖之統謂之小宗小宗之道五代則遷當其爲宗宗中奉之加于常禮平居則每事諮告死亡則服之齊縗曰義加也又喪服要記曰公子之二宗皆一代而已庶兄弟既亡之後各爲一宗之祖也嫡繼其正統者各自爲大宗乃成百代不遷之宗也

通典七十三

宗議

奉宗加于常禮平居卽每事諮告凡告宗之例宗內祭祀嫁女娶妻死亡子生行求改易名字皆告若宗子時祭則宗內男女畢會喪故亦如之若宗內吉凶之事宗子亦普率宗黨自赴役之若宗子時祭則告于同宗祭畢合族下宗子之家男子女子曰班宗子爲男主宗婦爲女主故云宗子雖七十無主婦曰當合族紀宗故

也。凡所告子生，宗子皆書于宗籍。大宗無後，則支子曰昭穆。後之  
後宗立，則宗道存而諸義有主也。立主義存而有一人不悖者，則  
會宗而議其罰，族不可曰無統。故立宗，宗位既定，則常尊歸之。唯  
其親親者也是。故義定于本，自然不移。名存于政而不繼，其人宗  
子之道也。故爲宗子者，雖在凡才，猶當佐之佑之而奉曰爲主。雖  
有高明之屬，盛德之親，父兄之尊，而不得干其任者，所曰全正統  
而一人之情也。若姦回淫亂，行出軌道，有殄宗廢祀之罪者，然後  
乃告諸宗廟而改立其次，亦義之權也。通典七

葬禮

至墓之位，男子西向，婦人東向。先施幔屋于庭道，北南向。柩車既  
至，當坐而住，遂下衣几及奠，祭哭畢，柩進卽壙中，神位既定，乃下  
器壙中，薦棺曰席，緣已緝纒植罌于牆，左右挾棺如在道儀。通典  
八十六

喪服要記

凡諸侯之嗣子繼代爲君君之羣弟不做宗君君命其母弟爲宗諸弟宗之亦謂之大宗死則爲齊緘九月若無母弟則命庶弟之大者爲宗諸弟宗之亦如母弟則爲之大功九月此三宗者一代而已庶兄弟既死之後各爲一宗之祖

婦人爲君服

案鄭注喪服云凡妻從夫降一等各合三月則妻宜無服而猶三月者古者大夫不外娶其妻則本國之女也雖從夫而出婦人歸宗往來猶人故從人服也長子有服謂未去者也循曰爲曰道去君非罪之重其子尚可曰留他君薨則服也

貴不降服

諸侯于其旁親一無所服唯父母妻長子長子之妻及爲父之後者姑姊妹嫁于諸侯及始封之君所未臣諸父昆弟皆曰其服服

之大夫爲其外親爲士者尊雖不同亦不降大夫女爲國夫人唯父母及昆弟爲父後者不降士女爲大夫妻者不降高祖曾祖祖父母兄弟爲父後者及大宗子而已

父在爲出母服

父在爲母厭尊故出而從周出母服不減者日本旣降義無再厭故也父在爲母旣已杖矣若父在母出宜重降者則宜在不杖條今在杖條明不再降杖者必居廬居廬者必禫

賜進上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棻校刊